新民时论

从长征路上的“试吃野草”精神说起

陈幼杰

由新民晚报社等单位组织的上海大学生重走长征路活动,引发了更多人把追寻的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上世纪30年代的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留给了后人太多难以忘怀的场景。毫无疑问,长征路上“试吃野草”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的长征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考验,过草地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没吃的,只能吃草。要知道长征的红军主要来自福建、湖南、江西等地,而草地在川西,大家根本不熟悉那里的植被,因此中毒的人很多。红军于是专门成立“试吃小组”,组员试吃过某样草后,只要脑袋没有肿大起来,没中毒,就证明这种草可以吃。参加试吃小组有个条件,必须是党员。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共产党员没有退缩,很多人因此而永远倒在了草地上。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十次提及。红色永驻长征路,正如习近平同志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所说,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长征永远在路上,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的长征,永远在路上。

缅怀先烈,不忘“试吃野草”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来说,首先是一种精神洗礼。长征路上,红军小战士之所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关键是他们时刻感受到了共产党员在危急关头总是挺身而出的高风亮节。有时候,真理和信仰往往是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深入人心的。为什么要生生死死跟着这支队伍走,就是因为这支队伍中官兵是平等的,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牺牲的姿势都是一样的。当看到那些冲锋在前的连长、营长、团长甚至师长牺牲倒在地上的时候,当看到那些试吃的党员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些目不识丁的小红军就铁了心要跟着这支队伍,哪怕明天就要死去。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能够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答案,已经不言自明,由此而迸发的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致敬,也是生生不息的。

不忘“试吃野草”的精神,显然又不仅仅是为了致敬。追寻也好,重访也罢,如果仅仅是为了纪念而造势,应景完了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那和忘记过去还有什么区别?不能忘记过去,是因为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背叛一脉相承的主义和信仰,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要接续的,是那种永不磨灭的为后代、为民族、为国家谋幸福的革命传统。说到底,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就是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所以,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今天记住“试吃”,不忘初心,就是为了更好地继续前进。

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今天面对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还有党所面临的腐败这一“最大威胁”等等,都清楚地说明60多年前开始的一场历史性考试远没有结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今天我们所要持续接力进行的新长征,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虽然往前走,前面还任重而道远,但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只要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能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那种敢于担当、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画风突变

叶开

流行词手册

《论语》里说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对比一下自己,四十多岁了,对世界、对自己、对社会,不仅没有世事洞明,反而越来越疑惑。国内不谈,看国外,从中东到欧洲到难民到英国脱欧到美国选举到巴西奥运会,一口气就能说出这么多。具体还可以举出巴黎枪击案尼斯汽车碾压案德国慕尼黑枪杀案美国袭击警察案等等事件,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自杀性袭击动辄造成数百人伤亡,以及其他恐怖或不恐怖的事件及天灾人祸的事件,已经成了让人麻木的新闻泡沫。

在这样的信息泡沫翻涌下,一个人的注意力很难集中,一个事件很难维持较长的探讨状态,而最终全部泡沫化。

在面对特殊事件时,中国人总是会有过分激烈的反应,并且意见相差之大已经达到了难以弥合程度,这也可以看出核心价值的深度撕裂。在社会认识、人生价值、国际形势等事情上,一旦涉及某个相对普泛的话题,人们就会吵成一片,在微信微博上,夫妻反目同学决裂友朋拂袖,都是常会发生的。对事件本身的理性探讨,被淹没在词语泡沫中,淹没在愤怒中,而真实价值的沉淀全都不知去向。

这类大事件发生后,我一般不看态度,不看站队,而看专业人士、半专业人士的分析文章。我希望看到“来由”,看到“核心矛盾”,看到“各方的反应”,看到“解决方法”。读了这些文章,我会有一个基本的资料汇总和合理的认识。

前段有人分析某女网红,说一贯以心灵鸡汤入手社会事件,而俘获很多鸡汤人心灵,收割了百万粉丝的她“画风突变”,竟然写起歌德文了。读了一下,发现分析很有道理,点中了鸡汤女的“惟利是图”而摇摆不定的核心隐秘。

“画风突变”不是一个生造出来的词,而是旧词重新排列组合,并赋予新含义。

“画风突变”可以描述一名画家如毕加索,从古典画风突然转向现代画风,而造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比。如果一名严肃写作的作家突然写起了鸡汤文,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画风突变。实际是语言、态度和表达的突变。

我们就可以继续活用,来表达各种观点和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比如芙蓉姐姐,她的登场可谓夺目。专门走“破坏”路线、身体略福态而爱摆S造型,被有心人“恶搞”并推波助澜,而推广到《蒙娜丽莎》等各种经典作品中去,破坏了“严肃”,以戏谑和搞笑方式,让很多“君子”如薄冰之被春风扫荡,而化为一摊小水。

芙蓉姐姐“春风化物”的方式有一定积极意义,她的出现让很多伪专家伪学者道德卫士的装模作样变得荒唐可笑,而得到了“祛魅”效果。但以S造型成名红遍天下之后,芙蓉姐姐隐而修炼再破茧而出,“画风大变”而成为新白领偶像。这也让很多人击节赞叹,认为她是屌丝奋斗的典范,是励志楷模。

后起之秀“凤姐”则以彻底的屌丝形象,利刃般切入社会最隐痛的底层。一个如此不美来自最底层的“丑女”,在“阶层固化”的社会里,上升空间几乎为零。天生丽质难自弃,还能嫁个好老公,而她这样的容貌基础,最后只能泯然于众矣。

但“凤姐”有令人敬佩的持续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能力。她去了美国之后,也“画风突变”,成了思想锐利如匕首的新锐知青代表,爱读书,爱思考,并且努力不懈,非常励志。她隔着太平洋丢来的飞刀,仍然能准确击中目标。“画风突变”可以用在贬抑场合,也可以用在中性场合。

在描述一种态度的转向时,这个词特别精准。

无人联系的杀手

严峰

书山寻路

前两天,涉嫌杀害前女友的上海海事大学研二学生徐斌被批捕。

他的名字现在已成网络热搜。

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30日上午10时20分许,因为其前女友、同为海事大学研二学生的周婷,在几个月前爱上别的男生,向他提出分手,他在学校图书馆四楼走道上,先用氢氟酸泼其头面部、躯干等处,然后用尖刀将其残忍杀害。

在案发现场那张照片中,除了一地的血,还有死者周婷掉落的眼镜和一只手机。

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

而更让人悲伤的是,在案发前的一段时间,徐斌曾以近乎直播的方式,在各种网络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分手后的苦闷情绪,以及逐渐崩塌的内心世界。可是,无人联系他。

而当他对周婷说,他要伤害她的现男友时,她没有相信。她嘲笑他,“体格不如别人,就是在吓唬人”。

事发后,警方查证,他用来行凶的氢氟酸和尖刀都是从网上购得。且购买时间和他在网络上更新的动态内容显示的时间相吻合。

事实上,这期间,他曾找过本科时的好友倾诉,也曾向另一个好友规划自己的未来。可见他的内心有多挣扎。

此时的他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多盼望身边能漂来一根可以救助他的浮木。他想寻找一个出口,一个可以疏导、安抚他情绪的出口。

可是,无人联系他。

即使他在网络社交平台晒出一张某医院神经内科的就诊记录,并配上“再好不了就放弃了!”这样的话,还是无人联系他。

他开始频繁更新QQ签名,同时在网络社交平台直播其将实施报复的整个过程。从“多锻炼~反应速度得提高”“急寻化工类专业学霸一个”,直至4月6日傍晚,距案发还有24天,他更新QQ签名为“万事俱备~”。

紧接着,他的更新越来越频繁,而且意思越来越清晰,“皆有报应”“永远都无法原谅”“万劫不复”……几乎每隔两天,他就更新一次QQ签名。

案发前一天,即4月29日,他发出一条状态:“大结局。大悲!”

可是,还是无人联系他。

就连一直和他一起打游戏的表弟都以为他只是在发泄情绪,并不认为他真的会杀人。最终,他成了无人联系的杀手。

马尔克斯有一部小说叫《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在西班牙一个小镇,一个富翁娶了一个贫民姑娘。可在婚礼那天,富翁发现姑娘不是处女,便将姑娘退回了娘家。

姑娘经不住家人逼迫,供出了一个叫圣地亚哥的青年。

姑娘的两个哥哥觉得受了羞辱,便扬言要杀了圣地亚哥。事实上,直到圣地亚哥躺倒在地,他们都没有真正想杀害他。在此之前,他们大摇大摆拿着杀猪刀去往圣地亚哥家,并在途中向小镇居民大肆张扬他们要杀死圣地亚哥。

遗憾的是,他们一路张扬,却无人上前劝阻,也无人去通知圣地亚哥。

最后,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最终杀死了圣地亚哥。

就像徐斌杀人事件一样,最后,当他花一个月时间在网络社交平台“张扬”自己的情绪和心态时,仍旧没有人理会他。

就像事后他的一些同学和好友说的那样,如果这时候有人经常陪陪他,也许结局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如果是这样,在海事大学图书馆,也许就能再次看到安静看书的徐斌和周婷了。

马尔克斯说,“圣地亚哥的死,不单单是一两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的失职,是群体的看客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虽然我们不能这样说,但起码这是我们应深思的问题。

灯亮着

姜泓冰

拾字街头

复旦大学又走了一位杰出教授、文化名人。

76岁,说起来并不算“早逝”,也早听说陆谷孙先生生病,但在听到他去世消息一刻,依然有“天不假年”的遗憾念头——这明明是一个长寿翁媪遍地的时代嘛,上海人的平均期望寿命都已到了82岁,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再多活几年?

王运熙、章培恒、朱维铮、邓正来、俞吾金、宁树藩……许是对这所沪上最好大学关注最多吧,还没怎么仔细回想,这几年里复旦大学相继去世的一批人文学者的名字,就一个个跳进头脑。他们中好几位,走的时候都不过六七十岁,对于一位人文学者来说,许是过了论文著述的活跃高产期,却依然是头脑清明、各种知识思想融会贯通不会夹生阻滞、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可以引领后辈登高望远的人生黄金期。每有一个人离去,仿佛都会觉得,郁郁葱葱的校园似乎空荡了一些。

比如陆谷孙先生。家人移居美国而拒绝去,独居校区,年逾古稀、不再开设大受欢迎的“英美散文”课之后,还会于晚饭后按固定路线在复旦校园里散步,于是有学生网上晒“又看到陆老神仙了”,也许不如追逐当红娱乐明星那么浓烈晕眩,洋溢着兴奋、幸福感是肯定的。用不着交流沟通或设立什么戏剧化情节,这样时候的校园,注定是美好、祥和、让人心里温暖而安定的。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不只是因为有“大师”才有“大作”,有学术影响力,也因为对大师的景仰敬慕、模仿追随,会让一代代年轻人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段里,获得最好的塑造——甚至都不用在课堂上听到、懂得他们的学问。所谓文化传承,就是这么有形而简单。

“有你在,灯亮着”。很多年前,巴金这样对百岁老人冰心说。然后,他自己也活到百岁开外,哪怕不能再开口说话、动笔写作,却依然被这样期许着。直到现在,巴金先生去世11年了,每次走过武康路,还会有一些人想到那是巴金故居的所在,会有一些人放轻放慢了脚步,仿佛他还在家里,需要安静,想到家春秋或是随想录,想到时代大起伏中间的人和事们,有所感悟。

上海这样一座近现代文化积存特别丰厚的城市,经历了大发展大建设,渐渐高楼林立,连片石库门零零落落失了风貌,一样让人常有空荡、无根感。城市空间更新自是必然必要,但倘能将曾经影响这座城市进程的人与事的踪迹,更多在新空间里留下些印痕,哪怕只是建筑物边的一小块写着有温度文字的铭牌,恐怕就能让人少一些超大现代城市、钢筋水泥玻璃丛林衍生出的空洞冰冷与崭新之感,也是这座城市文化底蕴走出历史档案馆、在人们心里延续翻腾、让未来不会陌生离谱的力量。

同样,我们的绝大多数大学,今天都是郊区的阔大校园、建筑划一崭新、重价买来的大树也还来不及舒展成阴、老师们课后急急回城,少了深夜带头不灭的那线研究室灯光,少了德高望重令人信服的大师大咖的日常停驻,“文化传承”少了着落多了消散的危险,一样应该研究,如何才能不空心化。

断过捻儿的中国文化建设,如果要不停留在标语口号上,不造就历史虚无主义的新世代,实在太需要“灯亮着”,一盏一盏,旧的油灯新的LED,五彩斑斓或清冷惨淡,让我们知道,即使他们走了,“你还在”。